



金台客聚 彥火

金庸英譯本前景看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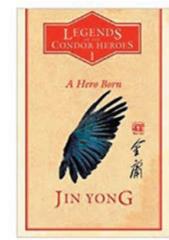
英譯者安娜·霍姆伍德(Anna Holmwood)，中文名郝玉青(張菁是另一個譯者，上一篇把名字掉錯，合此更正)。她表示：「金庸的作品裏有俠肝義膽、江湖情仇，是全世界讀者都喜歡的內容。我十分看好中國武俠小說在英文圖書市場的前景。」

在這裏要補充一下，《射鵰英雄傳》的英譯本主持是郝玉青。2012年從事中文圖書版權代理及文學翻譯工作多年的郝玉青決定翻譯《射鵰英雄傳》。郝玉青父親是英國人，母親是瑞典人，丈夫是中國台灣人，自己曾在牛津大學和台灣師範大學學習中文，之後長期從事英語、瑞典語和中文的翻譯工作。

2014年，郝玉青邀請香港的張菁協助參與翻譯，由張菁譯第二卷和第四卷。郝玉青自己翻譯第一卷，第三卷是她與張菁合譯。

張菁曾表示說：「書中許多武功概念源自中國傳統思想，所以在附錄裏介紹了中國武術與哲學的關係，武功雖然虛構，描述方式卻來自現實。人名和武功名的翻譯，不硬性以音譯或意譯去呈現，而是從閱讀的流暢性，以及名字對讀者或角色的意義等多方面考慮。」

英國麥克萊霍斯出版社主編保羅·彭格斯向記者說，他非常享受閱讀英譯《射鵰英雄傳》。



《射鵰英雄傳》英譯本第一卷封面。作者供圖

英雄傳》第一卷書稿的過程，「這是一個絕佳的故事，有可愛的人物，充滿智慧和魅力，故事背景也極其引人入勝，我希望自己也能親眼看看宋朝的大運河。」

英文版最早出版的是1993年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的《雪山飛狐》(Fox Volant of the Snowy Mountain)及1994年為配合金庸先生赴澳洲參加作家節的《鹿鼎記》(The Deer and the Cauldron) (由Prof. John Minford翻譯)兩個章節。

閔福德除了與霍克思1994年合譯《鹿鼎記》部分章節，還在他任教于香港理工大學期間，組織翻譯《鹿鼎記》，由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於1997年陸續出版。

英譯本的《鹿鼎記》，只有三卷本，原著共五卷，也只是原著的五分之三，已於2000年全部出齊。換言之，在《射鵰英雄傳》英譯本之前，還沒有金庸作品的英文全譯本。

2004年，《書劍恩仇錄》英文版縮譯本在香港面世，《書劍恩仇錄》英文版的書名是《The Book & The Sword》(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

中文版為兩卷本，英文版節譯成一卷，譯者Graham Earnshaw為英文雜誌的主編。他花了十年時間翻譯此書，最後由知名漢學家閔福德夫婦加以修訂。

在《射鵰英雄傳》英譯本出版之前，英譯者之中，就我所知，金庸似乎對閔福德的譯本最感滿意。

(《走向世界的金庸》，之三)



姚珏雅音 姚珏

藝術中的人與自然

昨天是中秋佳節，俗語說「十五的月亮十六圓」，今天更要送上祝福，祝願大家月明人團圓。中秋把中華傳統文化中的人與自然的和諧關係詮釋最佳，唐代詩人李白說「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講的是月是故鄉明的文化鄉愁；而北宋蘇軾詞作《水調歌頭》則從「明月幾時有？」講到了「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的美好祝願。唐詩宋詞都是可以配樂吟唱的，在當時就是一種藝術形式。傳統文化中的藝術，特別重視人與自然的關係，自然也離不開不同地域風俗的獨特影響，因此人與自然，不僅是生態自然，也是文化生態。

這也是我醞釀很久的一個作品，很希望能夠把它展現出來，非常感謝香港特區政府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給我們這個機會，能夠在藝術節裏做世界首演。我們更加希望能夠通過首演，讓新作品完善成為一個更好的作品，未來把這個代表灣區特色的作品帶到世界。

我一直覺得大灣區裏的文化藝術應該和世界上任何一個藝術節不同，有自己的特色，大灣區的特色就是年輕有活力，把中華文化之根和高科技互相配合，通過我們的作品連接，更好地讓年輕一代認識自己的文化，傳承下去，並且自信地展現給世界，目前我們已經開始排練，並積極改進完善這部作品。這次非常高興邀請到我的好友作曲家葉國輝合作創作呈現，這次首演將在11月初在3個大灣區城市中山、珠海和佛山舉行，希望能帶入灣區的特色和創新的概念，讓觀眾耳目一新。

好的音樂藝術一定能夠感覺到與環境的和諧，並從中得到思考、獲得力量。最近我們實施9年的音樂能量計劃再次舉辦了《全為愛音樂會》，看到新的學生，以及很多以前的同學進步這麼快，大家都感受到音樂的正能量。有一位家長的兩個女兒都參加了我們的計劃，她說音樂改變了孩子的世界觀，不僅藝術精進，學業也有效率提升。在大灣區文化藝術節記者會上，有記者問我，對基層孩子來說，什麼最重要，我回答給予機遇平台最重要，他們會因此發光發亮，創造自己的精彩人生，也為我們的社會持續帶來正能量。



水邊留痕 少爺兵

Irene，一路走好！

知道女歌手黎愛蓮(Irene Ryder)離世的消息，筆者心裏立刻泛起陣陣的傷感及傷痛！這些年筆者都要承受着多位年紀相若或者比筆者年輕的友人病逝的痛，儘管跟Irene的女兒及她的家人不熟悉，但跟Irene相識相知點滴，卻湧上筆者的心頭。

記得跟Irene的最後一面，應該是在某年一次筆者與多位傳媒記者在一間食肆吃宵夜時，坐在筆者對面座位的傳媒(大師姐)友人夾姐告訴筆者，Irene在後面的一張枱正向我們這群人看過來，似已尋找到筆者的身影，筆者不敢往後張望，害怕再見到Irene面部的傷痕，正當筆者正猶豫時，Irene已經自走過來跟筆者打招呼，當時筆者實在感到有點「手足無措」及汗顏，因為筆者根本無須「逃避」，也不應該如此「軟弱」，到底是相識多年的朋友，何況Irene是如此大方和主動。

當年，收到Irene在家門前被人以「火衣」蓋頭傷及面部和手部的消息時，曾馬上致電給Irene問及她的傷勢之事，詎料Irene在電話中間筆者是否要到她家中探望她？筆者當時「於公於私」亦應去探望；於是筆者在另一位記者好友肥妹仔的陪同下，到達Irene位於尖沙咀的住所(但筆者已忘記了當時誰為我們開的門)，只記得當時Irene仍在她的房間裏化着妝，筆者和肥妹仔有點「不知所措」地站在客廳，不消一會便聽到Irene說：「我所出嚟啦！你哋唔好驚呀！」筆者隨口就說：「唔驚！有乜嘢好驚！」其實Irene這樣說筆者反而有「由心抖擻」的感覺，直至Irene的手觸及筆者的「膊頭」，筆者轉身看見Irene的面部似被「火」灼傷的痕跡，而傷痕已泛出「紫紅色」的「蜈蚣形」，Irene說已經為傷痕「植過皮」，因為她毫無防備地被人用「火衣」從頭蓋到面部而受的傷，她也不知道是誰對她如此「心狠手辣」！記憶中，筆者和肥妹仔當時亦未有盡到做記者的職責，多問Irene幾句……只問她醫生是否說過其傷勢能否痊癒？傷痕是否需要繼續「植皮」和「磨皮」？或許筆者當時真的是「關心則亂」，忽略了自己乃「記者」身份。之後筆者除了有一次工作後曾「靜雞雞」去Irene駐唱的地方看過她，其後因種種原因跟Irene亦沒有了聯絡，只在朋友們口中得知她生活平靜，一切安好！

Irene一直有女兒陪伴在側，但可惜筆者並不認識她的家人，實在抱歉，如今Irene已離世，筆者也只能說：「朋友，一路走好！」



百家廊 若荷

青紅絲裏的中秋

在我的故鄉，鄉親們熱衷種蘿蔔，一到合適的時節，便迫不及待地撒下種去，中秋前夕，把長大的蘿蔔拔出來洗淨，切成絲，拿白糖和食用色素漬一天，瀝水撒上糖粉攪拌，我們叫它「青紅絲」。故鄉人做月餅，就像做一道色香味俱全的大餐，沒有青紅絲是做不出效果的，因為缺少了月餅的靈魂，缺少了鄉情，更缺少了先輩們智慧與匠心的結晶。

中秋節是一年中最大節，它象徵着家人團聚，月之圓滿。青紅絲宛若月餅中綻放的花朵，當我們在滿月的照耀下品嚐月餅時，花好月圓的寓意也得以體現。除了冰糖的甜蜜和酥油的香氣，月餅那層層疊疊的皮兒，咬一口滿口生香，也讓人心中一種幸福感。

有一年中秋節，父親和同事代表單位去慰問退休老幹部，正值天氣多變，父親他們需要渡過一條河，才能抵達某個岸邊老幹部家中。一艘小輪船載着他們啟程，在那個山高路遠的年代，父親要在小渡輪的接送下，完成中秋佳節走訪老幹部的任務。在那一天的記憶裏，家裏尚未購買月餅，過節的菜蔬也沒有，母親剛患病痊癒，身體還未完全恢復。

那一天，我正在上課，聽到有人在

窗外喊我，讓我趕快回家。我不知發生什麼事，趕緊收拾書包回家了。到家後，發現父親臉色蒼白地躺在床上，母親守在旁邊。原來那天天氣驟變，父親乘坐的船隻遇上了大風，頃刻間，波浪滔天。為了保暖，父親披上了一個厚重的雨衣。在狂風的吹動下，船身劇烈搖晃，父親沒有站穩，被一下子甩到了船外，掉進深深的河水之中，那件雨衣也沉重地扣在了父親身上，導致他幾乎無法掙脫，若不是水性好，很可能就回不來了。

一家人圍着父親，驚魂未定地問這問那，誰也沒想到月餅的事，好像中秋節與我們都無關了。這時候，鄰家阿嬌給我們送來一小包月餅，陸續地，不斷有人給我們送月餅，有的是自家做的，有的是從商店裏買來的，大家看着那些月餅，不說讓吃也不說不吃，就那麼氣氛凝重地沉默着。不知誰家送來了一些紅蘿蔔，姐姐取來一桶水，一下一下地擦拭。姐姐說，我們做蘿蔔月餅吧，說罷拿起一把刀，把蘿蔔切成好幾段，外觀削得和月餅一樣，然後找來白糖和青紅絲撒在「蘿蔔月餅」上。月亮慢慢地升起來，斜斜地掛在天上，影影綽綽能看出裏面有棵樹，

據說是一棵桂花樹，有個叫吳剛的人犯了錯，被罰到月亮上砍樹，可怎麼砍也砍不倒。我想這正好，如果哪天桂花樹被砍倒了，月亮也就沒這麼好看了。

那一天，我家院裏的燈特別亮，有人給電燈換上了大燈泡，在此之前，我家門前的燈泡最大不超過40瓦。那一天，全院的人都出來了，帶着小飯桌向我們家靠攏。其實，那何曾是我家的院子啊，住在公社大院裏的人，沒有一家是有自帶小院的，在這裏，只要有一家燈火明亮着，其他人的「院子」裏也會燈火通明的。

那年的中秋節，我們品嚐了各種口味的月餅，因為每家月餅的製作不一樣，只有裏面的青紅絲是相同的。月光下，青紅絲像一朵朵盛開的花，在唇間不斷地綻放。姐姐做的「蘿蔔月餅」經過白糖的醃製，再加上青紅絲點綴，擺在盤子裏也特別漂亮，它成了孩子們爭相品嚐的果品。喜慶的時刻，將我們心中的陰霾驅散了，父母的臉上終於露出了寬懷的笑容。

那是一個難以忘懷的中秋節，人們只談論月亮，討論月餅的製作和青紅絲的食用，卻沒有人提家門外的那條河，沒有人提起輪渡，也沒有人談及人生。



爽姐私語 林爽兒

尋找舊友

那天忽然接到個座機電話，一名女子說要找我，說是我兒時的鄰居，一聽聲音我也覺得是兒時朋友，但今時今日電話騙案製造得真的一樣，本想立即掛線，但對方不斷地把他兒時的事情說得很清楚，還把他小鄰居的事也說得十分清楚，這下子也相信她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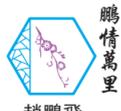
這位熱情的老朋友在電話中開心地說個不停，滔滔不絕地由細講到今天，一下子把我們那些年的小事翻出來，憶起了那時的快樂時光；但到咱們慢慢長大，人也成熟，也出去社會做事了，接觸的人和事更多，尤其是我與演藝娛樂新聞接觸的機會特別多，忙碌得無暇兼顧其他，漸漸也和朋友仔少了來往，甚至之後他們移民我也不知道！可想而知那些年我們有多忙碌，心也大，完全沒顧及身邊其他的人和事。所以也錯過了一段應該記得的往事，猶幸今日的互聯網發達，原來我的朋友一直在社交網站找我，卻也找不到，倒是在她的一本殘舊的電話簿內，隱約地寫下我幾十年不變的座機號碼，又好在我仍然肯花點錢保存座機電話，終於讓她找到了

我，直教她開心的說不停！

舊朋友移民多倫多好多年，與我們當年另外一位鄰居就住附近，兩人延續了我們的舊日情，她說兩人日前才相約一起打麻雀，日子過得十分寫意。除了左鄰右里的交往，她還特別愛旅遊，走過世界各地，她問我喜歡去哪裏旅遊，會不會也去多倫多遊玩，我告訴她不會去美加，因為我討厭那裏，我只會返內地遊玩，地大物博的祖國太多地方可以去，民族又多，各地風光各有勝景，名勝古蹟數不勝數，無須她強自己為了「人去自己又要去」啦！朋友聽到了我的古怪理由接不上話。最後因為大家已講了好長一段時間，我只跟她說：「趁還有體力回祖國看看吧！不一定是外國才可以遊歷的！也期待和你們在香港重聚！」



失聯了好多好多年的朋友(右一)的舊照。作者供圖



鵬情萬里 趙鵬飛

中秋節的花燈

中秋節，香港十八區區區紮花燈，好不熱鬧。沿着海旁一路看去，風拂燈浮，光影晃晃，潮聲燈影裏隔海相望，延綿不斷的山巒上，一大片樓宇透出暖黃色的光亮，很容易勾起異鄉人略略歉疚的情緒。堂上花燈諸弟集，重閣應念一身遙。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獨自在外的人，再難達志遠心性爽利，也有片刻難以釋懷的酸楚。尤其是普天同慶的節日裏，不經意間瞥見的山風物物，猶如靜靜灑湖投入的石塊，讓文學上的意象在眼底微瀾擴散出一圈一圈漣漪。有一圈可能擊中了一處不能撫摸的柔軟。

在我的印象裏，中秋節北方並沒有賞玩花燈的習俗，至少小時候生活的關中一帶，是沒有的。那時候過中秋，通常都在晚飯後，看着月色皎皎攀上樹梢，才收拾着將早幾日就準備好的過節吃食獻寶一樣端出來。有月餅、柿子、蘋果、葡萄，有時候還有幾隻肥碩的臨潼大石榴，堆垛在一個個敞口的布碗裏，顯得富足豐盛。說起布碗，走出關中之後再也沒有見過。布碗是用黃土燒製，匠人寥寥幾筆

勾上蘭花草、牡丹花，表面上釉，出爐後，顏色介於黑黃綠藍之間，樸拙中帶着幾分秀氣，粗裏裏又有幾分細緻，很像地道的關中人。

桌上擺滿了時令的食物，月亮也當頭亮着，熄了院子裏的大燈，一家人圍桌坐定，開始窸窣窸窣嚼月餅。物流沒有現在這麼暢順前，西北的月餅餡料大多都是青紅絲、葡萄乾、花生仁、瓜子仁、核桃仁、冰糖等熬製而成，冷卻後既硬又甜。吃完月餅外面裹着的油糖麵皮，裏面的月餅芯得用小口慢慢嚼，老人牙口不好，咯牙床是常有的事。有一年中秋有假，特意帶了盒元朗榮華給外婆吃，她一口便咬到了蓮蓉蛋黃，忍不住感嘆，還是南方人靈秀乖巧，把月餅做得這樣鬆軟可口。外婆是標準的關中女人，精於麵食，擅長刺繡，外在爽利秀美，內裏保守傳統。趕在眼睛還沒有完全老花，她給所有孫輩們未來的孩子都繡了虎頭生威的虎頭布鞋。很遺憾，雖是十足，她一輩子也沒走出過關中平原。天上月圓，人間月半，留給我的那隻虎頭鞋至今也還沒派上用場。

關中地勢平坦開闊，不僅長河落日圓，月亮也是冰魄銀魂。圍桌月下，夜稍稍有些深，便

覺出寒意漸起霜露濃重。院裏有幾株兩個人都抱不攏的梧桐樹，驟然間有鳥雀撲閃翅膀，落下幾片葉子，清冷之氣霎時襲來，凝結在吃了一半的石榴上，現出一片蕭瑟。《紅樓夢》七十六回，中秋月圓夜，賈母帶着一家子坐在凸碧山莊裏賞月。一時興起，叫人在月下吹笛，不料想夜靜月明，笛聲悲怨，此情此景，年老帶酒之人，禁不住墮下淚來。水滿則溢，月盈則虧，凡事不過於苛求圓滿，才有望在長久的進益裏度過一段安然。

中秋成節，始於唐朝關中一帶的賞月風尚，到了中晚唐以至於宋，就成了家家戶戶對月宴飲的歡慶節日。闔家團圓賞月吃餅的習俗，是明清逐漸充實演變而來。唐人奔放宋人婉約，詠誦中秋風月的詩篇汗牛充棟。明清重人倫親情，生活的裏子更多了人間煙火。獨自四處漂泊這些年，咸陽草、長安月、瀟灑柳、散關風，哪一樣都不能輕易提及，都是關中血脈印記所致。如今長居港島，日日見樓下海灣裏，潮起潮落，船開船泊，也常生出一種望極天涯的惆悵。遠方的不可抵達，來處的行跡模糊，想必是更多背井離鄉者共通的時代宿命。



踏地觀察 湯禎兆

香港還有什麼？

去完曼谷旅行，因為我本身不是大城市的粉絲，覺得要玩要買的東西都差不多——若要便宜，馬來西亞吃東西更優勝；若要大自然，印尼好像更多特色；到泰國玩，可能下次要去清邁了。

不過還是有很多人喜歡去曼谷，環顧身邊的人，不是去日本，就是去泰國，反而台灣愈來愈少人去，越南則愈來愈多——有一個外國朋友告訴我，當你聽到西方遊客開始會談論越南作為度假勝地，你就知道它的治安開始安全了。

以上雖然是非正式統計，但的確台灣也漸失去優勢。新冠之後曾經去過一次，遊客不多，設施殘舊，實在很難再吸引人。內地反而在通關後，有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新建設，令人可以用經濟實惠的價錢消費，飲食和玩意都多了選擇，令台灣切實實地比下去。加上日圓疲

弱，大家會選擇去日本多於台灣。說回曼谷，其實我也會與深圳比較，消費較高端的餐飲時，例如去米芝蓮餐廳，內地也有同類的選擇，價錢也差不多，但不用飛這麼遠，所以曼谷對我這種會北上消費的人便少了吸引力。

之前去吉隆坡較覺得值得，是因為去大馬路的地方不算遠，城市內的消費則比深圳更便宜，臨海度假村的性價比亦高。

說這麼多，最後其實都是想反省一下，究竟香港還有什麼旅遊優勢呢？除了美食和傳統，我們在新冠之後，可以帶給旅客什麼獨特的體驗？看來真的不容樂觀。反而過去如香港的霓虹燈夜市景觀，你在曼谷的唐人街可能還可覓得一鱗半爪的氣息，而在彌敦道？正如一些受訪的遊客所言，已經沒有了過去那種獨得的景觀氛圍了，大抵今時今日要王家衛取景，都會令大導播破頭囊。